

王伯伯是忠县三汇镇的一名打石匠。打石匠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以打石头谋生的人。

12岁那年，王伯伯编织了一个竹篓，装上镢子、锤子、铁楔子就开启打石生涯。

小时候，当我还在睡梦中，常听见王伯伯和马石匠在后山打石头，“叮叮当当”，响声不断。

王伯伯总是咬紧牙，一脸凝重、默不作声，一镢子、一镢子地凿打石头。而马石匠却爱“嗨嗨”地喊号子，每呐喊一声号子，他使用大锤重重撞击铁楔子，那铁楔子渐打渐深，直至将巨石崩裂，崩成一块一块整齐的条石。

那时，单听见马石匠喊号子，但听不清楚号子喊了什么，不解其意。直到前几天，我去拜访了马石匠。

马石匠老了，正在收稻谷，听我问起号子，眼里突然有了光。他说：“这号子有讲究，时间同，人不同，号子就不同。”他最开始学打石头，就是为了不挨饿，混口饭吃。打石头时



打石匠

□ 谢俊芬

会调侃老板，号子声里盼着老板早早开饭：“太阳当顶又当空，肚儿饿得腰带松。饿死老板都得淡，饿死丘二要遭凶。”

时间流逝，石匠到了娶媳妇的年纪，号子里便藏着姑娘的影子：“女娃儿清早起来把床下，拿把梳儿梳头发，当门梳成一匹瓦（形容头发梳得溜光），后头梳成两个双达达（两个辫子）。太阳出来翻垭口，男娃儿想跟着女娃儿走。”娶妻生子后，石匠得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，号子变得低沉沉：“天上的乌云撵乌云啰，地上的娃儿撵娃儿。为那姑娘为了她，为了姑娘把帐拉。婚后家添一个儿，一儿要开三扇门，开门才像一家人……”

石匠的号子，通俗而直白。甚至有人说石匠喊的号子，有些低俗。其实不是，他们呐喊着的是他们的生活。号子，是他们的精神支柱，那么繁

重的体力活，全靠心中的家庭支撑着。他们用最直白的声音，在石头上刻下他们的日子。

但王伯伯，从不喊号子。他只是默默抡起大锤，默默捶打铁楔子，默默地看着巨石渐渐崩裂成条。

王伯伯不喊号子，他有他自己的信条。他说，石匠要有五得：吃得、做得、晒得、累得、苦得。

王伯伯背着一竹篓镢子，替人修房造屋、架桥架梁。

最危险的一次，是王伯伯参与修成渝铁路。当时有块巨石悬在崖外，大家不知道怎样将石头打下来，也无人敢去打。王伯伯编个竹篓，坐进去，让人将他吊下悬崖。他没有号子，咬牙一捶一捶地打镢子，直到石头落下。

王伯伯每天将每根镢子打秃，晚上回家去，又将秃镢子烧红，捶打锤

利，第二天再挂着工具箱去打石头。

王伯伯在太阳底下打石头，渴了，打一桶山泉水可喝去半桶。

后来，社会发展了，人们开始用沙砖修房造屋。王伯伯的镢子多用来修石磨子。

哪家石磨磨损了，不能磨面粉时，王伯伯就背着他的镢子去哪家修磨子。他用铁镢子将磨旧或受损的沟槽棱角线重新凿出来。石磨的石质一般比较硬，沟槽修复要达到棱锋线直，深浅均匀，可是个细致活儿。王伯伯一镢一镢地凿，一口一口地吹去粉尘，修好的石磨，沟槽如木纹般流畅，磨的粉特别细。

王伯伯修完石磨，从不歇息，更不吃饭，背起工具箱便走。

前不久，我去看王伯伯，他生病住院了，我只看见那个陈旧的工具箱躺在老屋的角落。

工具箱一声不吭，像它的主人。致敬在这片土地上，用手艺撑起岁月的人！
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拔山中学校）



鹧鸪天·重阳敬老抒怀

□ 吴宗权

草色经霜桂蕊香，兰心蕙质蕴思长。
天边鸿雁添愁绪，院里婵娟焕瑞光。
陪父母，唠家常。尊亲敬老古今扬。
殷殷不舍前尘事，祈盼今宵会梦乡。

（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）

今秋重阳

□ 刘明文

旷野丹枫作画图，残霞光影落西湖。
轻风和煦金秋景，细雨迷离玉蝶呼。
白发染霜思夜梦，红颜云谢忘容殊。
人生冷暖心宽念，共话重阳酒一壶。

（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）

重阳辞

□ 聂厅

台阶在鞋底碎成往事
重阳塔，不再攀登
高处只有雾霭丈量天空
而车票在行李箱里
压住泛潮的月光

这是被阴雨封存的秋天
在心绪发霉的日子
我拆开速食糕点的包装
甜味卡在扫码支付的那一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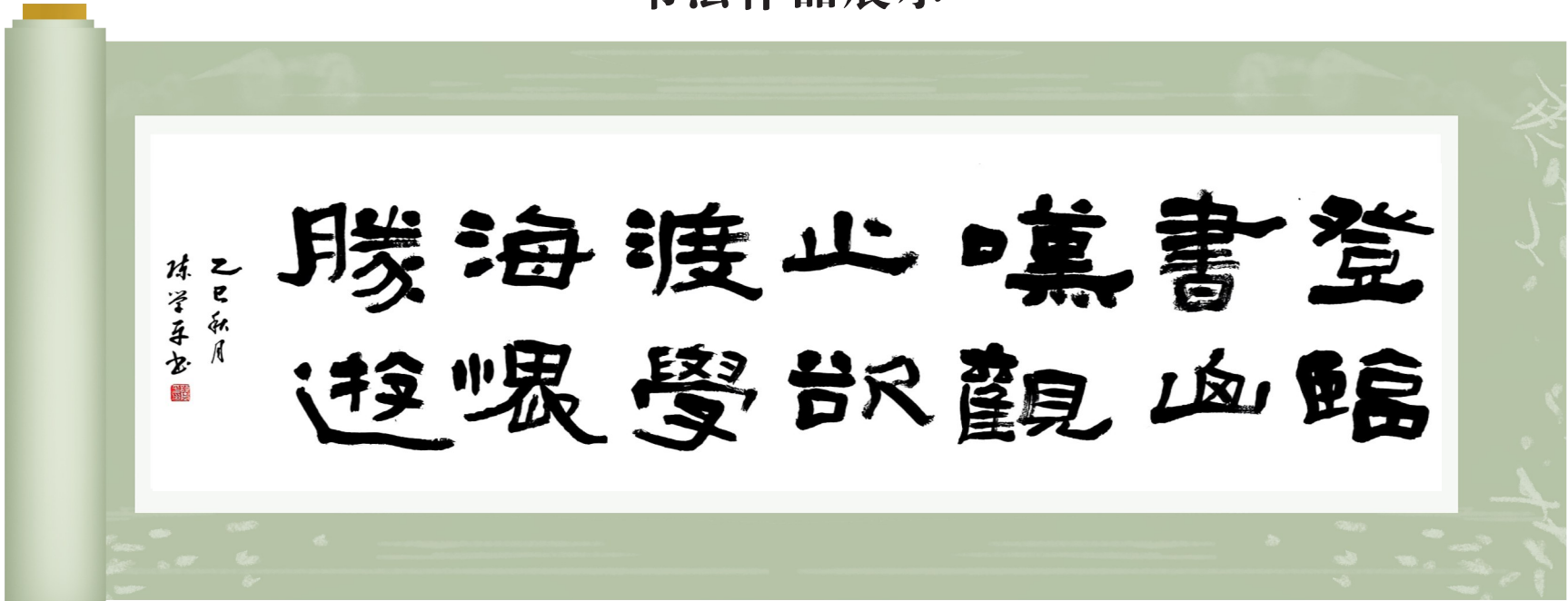
菊花在栅栏里打捞我的手机屏
一群群人举着长枪短炮
从镜头里亲近花瓣
水滴太均匀，有印刷体的饱满

且向老天赊半亩阳光
让柏油路返青
让归雁找到航线
我就能顺着旧时的山路
找到曾经丢失的身影

等候电梯的片刻
我在楼层通道巨幅玻璃窗前
看见云层飘来，像一片迟到的
尚未折封的寂静

（作者系忠县永丰镇人）

书法作品展示



登临书山叹观止 欲渡学海愧胜游

□ 陈学平

（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）

洪武十二年^①

□ 李浩白

胡惟庸手里把玩着那只白玉琮，在紫竹长椅上半坐半躺，微闭双目，同时伸着鼻子极力地嗅吸着空气中的



的这些香烟，显得十分贪婪。

过了半刻钟，他才停止下来，向站立一旁的林贤问

道：“据说这是天竺国进贡来的‘汇元神木香’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孩儿听说过这种异域奇香，嗅闻过它后可以使男人心力旺盛、精气大增。义父能够得到此香，实属不易。”

“哦？贤儿，你认为这‘汇元神木香’又是义父擅自截留的？”胡惟庸嘻嘻一笑，“它可是陛下专门从内务府尚方署拨放出来让义父开设‘官办花楼’之用的。”

林贤弯腰一躬：“圣上对义父宠信有加，可喜可贺。”

“是啊！他姚广孝在东宫、燕王、汪广洋等一帮人的支持下，上了金殿告了御状，又有何用？义父之博识通才，岂是陛下可以轻忽的？大明朝的国库，缺了义父，又能到哪里去弄钱、套钱？国库里缺了钱，陛下还不是得纡尊降贵地向义父我殷殷求助？”

林贤抱拳再贺：“义父实为大明国之柱石、朝之元勋。”

“你这娃儿讲得不错。正是如此，陛下才在宋氏一案上轻轻放过，连对平东行营也未给出丝毫责罚。”

胡惟庸讲到此处，不禁双眉一锁，“不过陆飞和魏忠明办事怎是这等不谨不密？居然连钱大斤都脱身而逃了……这可是一条‘祸根’哪！”

“义父请放心。孩儿已经交办下去，甚至动用了平九郎手下的‘倭国忍者’杀手，一定能够抢在拱卫司的前面抓住钱大斤。”

“嗯，你安排好了就行。”胡惟庸又道，“姚广孝这个‘假和尚’也不可不清除……”

“咱们也可以动用天界寺的‘内线’寻机除掉他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授武功大夫、忠州团练使的商州知州邵隆——宋代遥郡忠州的忠义将

□ 袁代奎

邵隆（1090～1131），原名邵兴，字晋卿，解州安邑（今山西运城）人，少时爱读书，尤喜经史，对古往今来的忠臣义士、英雄豪杰十分向往和佩服。长大后要作“剑吼西风，系取天骄种”的英雄，保家卫国，保老百姓安宁。南宋初年蒲州陷落后，与弟弟邵翼起兵，在神稷山（今万荣县稷王山）安寨，人称“邵大伯”，多次击败金军。金兵抓住邵翼以逼邵兴投降，邵翼痛骂敌人，惨遭杀害；邵兴饮泣死战，与同举义抗金的邵云结拜为兄弟，共同带领义军奋勇杀敌。金人深忌邵兴，派重兵包围了他们山寨，并断绝了粮道和水源。邵兴带义军拼死血战，突围而出，转而投奔陕州（今河南陕县）知州李彦仙，成为李将军麾下的一员虎将。奉命渡河收复平陆县、三门集、津泗山、张店镇四处，被任命为统制，统领河北义军，屯驻三门峡（今砥柱山）。

建炎二年（1128）奉李彦仙命进攻河东地区。7月在解州朱家山击败贼寇；11月又在绛州曲沃击败金军。李彦仙升他为从义郎、都统制。建炎三年正月十二，邵兴率部攻下潼关、收复虢州（今河南灵宝），授虢州知州。同年冬，金军围攻陕州，邵兴几次带兵入援陕州。建炎四年（1130）正月十四，陕州失陷，邵兴率部突围，李彦仙换衣出城投黄河自杀，其家人和陕州百姓几乎全遭金军屠杀。18日金军围攻虢州卢氏县，被守将耿嗣宗击败。邵兴听闻后退往卢氏县与耿部会合，坚持抗金。

绍兴元年（1131）6月，知河南府翟兴麾下统制董先进驻卢氏，邵兴与部将冯赛等南下至兴元府（今陕西汉中）与安抚使王彦会合。宣抚使张浚因为他的姓名与年号音同，改其名为“邵隆”，随王彦在金州（今陕西安康）驻扎。绍兴二年11

月，王彦攻取商州（今陕西商洛），任命邵隆为商州管内安抚使，绍兴六年（1136年）7月命其受郭浩节制，授武功大夫、忠州团练使、商州知州，撰写上呈“守卫河南策略”。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正月十七，金将完颜折合率步骑5万进攻商州，邵隆知商州城已不可守，于是焚仓库、毁庐舍，率部弃城而去，屯兵于城外的山岭之间，他对避地者曰：“汝皆王民，毋忘本朝。”众感泣，携老幼来归。所带干粮吃完后靠草木充饥，日渐被困。29日邵隆派其子邵继春率兵出商州之北佯攻州城，而亲自率领主力进攻鸿门，并在金军的进攻路线山设了三道埋伏。2月3日金兵来攻，两军鏖战两个时辰，邵隆亲自击鼓，呼声震动山谷，个个以一当百，遂获大捷，大破金军，生擒金将阿没。邵继春也攻破了洛南县，收复商州全境。金人乃去。邵隆以功迁右武大夫、荣州防御

使。9月29日，邵隆打败金虢州知州贾泽，收复虢州。10月邵隆大败陕州知州郑斌，光复陕州。

11月宋金达成绍兴和议，宋朝割泗、唐、邓、商州予金国，邵隆调任金州（今陕西安康市）知州。与商州情深的邵隆十分愤怒，他常派士兵化装为盗出境以劫金人，金人不堪其扰，诉于秦桧，秦桧遂调邵隆任达州安抚司统制、辰州知州（今湖南怀化），尚未赴任，绍兴十三年（1144）改叙州知州（今四川宜宾）。绍兴十五年三月竟派人以毒酒谋杀了邵隆，一代英雄饮恨而终，年仅51岁。“邵隆知兵机，善料敌，能得士卒心，每战必鼓作忠义之气，故战和有功”。戎马之余，喜吟咏，其诗多忧国忧民之作，如《笔架山》：“金虏寇陕西，豫贼侵河南。何处干净土，惟有笔架山。”

（作者系忠县政协退休干部）

